老团长的扣子去哪了

■王延升

引　子

1年前，有位战友在微信群里发了一篇名为《天山筑路记》的“美篇”，图文并茂地描述了我们团在上世纪70年代参与修筑天山独库公路时的一段经历。其中一幅被标注为“时任团长吴忠”的黑白照片（**上图**），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一幅在室外拍摄的半身照。照片上，时任某红军团团长吴忠，身着冬装，面带微笑，神采奕奕。照片用光、构图讲究，使得本来就英俊威武的老团长，又平添了几分和蔼可亲。

只是，画面中老团长军装的第二粒扣子不见了，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我想，这位平时作风严谨、非常重视军容风纪的老首长，怎能忘记在公众场合系扣子？那么，他衣服上的第二粒扣子究竟去哪了？

出于习惯，我用作图软件修复了那粒缺失的扣子。出乎意料的是，当我把修复好的照片再次传到战友群里时，却引来大家的“不满”。

很多人在群里说，当年在山上修路时，老团长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经常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与他们一起推车拉土，一起抡铁锤打炮眼，一起抬石块扛木头，蹭掉一粒扣子是很正常的事。

我辩解道，在没有图片说明的情况下，军容风纪不整，会对团长产生负面影响。

大家说，在那种情况下，掉一粒扣子不算什么，很多时候衣服上的扣子全被蹭掉了都顾不上缝，只能用导火索皮往腰里一绑了事。

大家说得在理，我无言以对。

后来，当我又看到一幅老团长与战士们一起扛木头的照片时，先前的疑惑算是彻底解开了，也让我再度回忆起敬爱的老团长。

一

老团长原名吴自功，1928年出生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附近的张吴村，由于家境贫寒，3岁时由姐姐带着去挖野菜时险些被野狼叼走，幸亏被村里人及时发现救了回来。13岁时他被迫去地主家当长工，后来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身心都受尽折磨。

1948年元月，他加入了王震司令员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与同年入伍的张富清一起分到359旅718团2营，成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在解放战争及挺进新疆的过程中，他因作战勇敢先后荣立一等功3次，并被评为“一级战斗英雄”。上世纪50年代，他在完成建设边疆的任务中又先后荣立特等功1次、一等功1次和三等功2次。1956年，他被新疆军区授予“解放奖章”。1988年，他被原兰州军区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1950年，作为陆军战斗英雄，他被选为空军飞行学员，到青岛航校学习驾驶战斗机。孰料，由于在壶梯山战役中右手腕负伤，留有弹片，他因不能操控飞机而抱憾退出。当航校领导欲让他留下提拔为警卫营营长时，他却婉拒，毅然决然返回新疆，回到他热爱的老部队。

1958年至1961年，他被组织选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合成指挥系学习。在那里，他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获得本科学历，还被评为“五好学员”。

老团长戎马一生，从一名作战勇敢的重机枪手被逐级提拔，直至镇守边关某师的副师长，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脚踏实地。不论在哪一级指挥岗位上，他都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强将手下无弱兵，他培养的干部顶呱呱，率领的团队嗷嗷叫，执行任何任务都是“大腿上绑大锣——走到哪响到哪”。

1962年，边境狼烟骤起。为了表达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老团长改名为“吴忠”，临阵受命，急赴陕西西安、宝鸡，为军队选拔英才。1200多名有学历、有知识的热血青年跟随他到了边疆，在组织的培养下成长为骨干，其中不乏师团级指挥员，有的还成为高级领导干部。

二

1975年初春，老团长响应毛主席“要搞活天山”的指示，拖着战争留给他的伤残身体，率领着这支“建立在井冈山，成长在延安，南下又北返，南泥湾大生产，翻越祁连山，镇守西边关”的光荣团队，以战斗的姿态来到天山腹地——海拔3700多米的铁力买提达坂安营扎寨。在既不懂筑路技术又缺乏专业工具的情况下，他和战士们一起爬冰卧雪、风餐露宿，发扬南泥湾光荣传统，硬是用十字镐和架子车，靠着大家的双手和汗水，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迅速实现了由步兵向工程兵的转变。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他们在“雄鹰飞不过，黄羊难攀援”的冰达阪上修筑了一条三级战备公路，提前2年完成计划花费7年的任务，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和新疆军区授予“建设天山开路先锋，保卫边疆再立新功”锦旗，同时受到国家交通部表彰。

施工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老团长灵活运用野战部队的作战指挥理念，把全团主力连队全部部署到从铁力买提隧道南出口至山下6.9公里路段的15个回头湾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施工现场设立的前线指挥所里，尽管是团领导轮流值守，但老团长几乎一直铆在那里。

当年跟随团长的公务班长马汝山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中秋节的傍晚，大家正在赏月交谈，老团长悄悄叫上他们，拄着他们在灌木丛里砍的小木棍做的“拐杖”，让公务员提着马灯，来到半山腰的施工现场勘察。那天下午，一些连队放了炮，效果怎么样？险情有没有？老团长白天在团部开了一天会，傍晚才赶到山上，总感到心里不踏实。为了及时摸清情况，妥善安排之后的施工计划，他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七八里路，将7个连队的施工现场全都查看了一遍，直到凌晨1点才返回营地。

三

在当年编印的战地小册子《松柳集》里，我看到这样一段描述：“上山以来，团长风里走、雨中行，漫山遍野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他对施工区内的每一座山峰、每一条小溪、每一块石头、每一个作业点，甚至哪里有个小坑，哪里有个小包，都刻印在心里。他像战前观察敌情那样，深入最前沿，像抗日战争中的老团长陈宗尧那样，以身作则、冲锋在前。”

团史里也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施工中，团党委一班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始终站在施工第一线。团长吴忠一直和战士们一起抡锤挥镐，推车抬土，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解决，他一个人就用断了9根抬石块的木杠子，一个月就穿破了4双解放鞋，被战士们称为“铁肩膀团长”。在团领导的带动下，广大官兵在施工中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攻克了一个个难关，保证了施工的顺利推进。

写到这里，我觉得老团长的扣子去哪了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战士、老英雄、老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初心，不辱使命，对党忠心耿耿、对事业兢兢业业的高尚品格。

1985年，老团长离职休养。2014年4月23日，老团长在陕西西安与世长辞，享年86岁。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老团长的这张照片，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一代人的初心。他本人更像是一个标杆，为当代军人树立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典范。愿后来人能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努力，继续前行。

（整理：**董云杰**）

左图①：老团长和战士们一起扛木头。

左图②：老团长（右二）在冰达坂考察路况。

左图③：老团长（右二）在施工间隙和官兵合影。

（图片由作者提供，制图：**张　锐**）

讲述·老兵心路

光荣牌的故事

■韩国光

我是一名水务公司的抄表员，当发现用户家门口悬挂着金闪闪的“光荣之家”牌匾时，总是倍感亲切，因为我也曾是一名军人，我们家也挂上了光荣牌。

有一次，我看到一户人家的门框上挂着两块光荣牌，抄水表时我和这家主人老顾聊天，问起此事，他老伴抢着说：“老顾年轻时当过兵，在部队里的照片还留着呢，他一直干到副营长才转业。俺儿子前几年也听他的话去当兵，后来退伍时有单位要他，他却自己开了个物流公司。父子两人都穿过军装，当然社区要给俺家挂两块光荣牌。”老顾笑着说：“儿子到部队锻炼了两年，先前娇生惯养，回来后就是不一样，肯吃苦了，这就是他创业的一笔财富！”

我服务的安徽省蚌埠市胜利二村，有一对老夫妻见到我总是很热情。夏天时他俩喜欢坐在树荫下乘凉，我一出现老大娘就会主动打招呼：“小伙子又来忙了，来坐这歇歇！”我都50多岁了，她还喊我“小伙子”，递过一张小凳子就让我坐下。去年春节前，我发现他们家门口挂了一块光荣牌。几天后，我路过时看到两位老人正站在门前仔细端详那块光荣牌。老大爷说，这牌子东边略高了一点。大娘说，细看是东边高了一点，但也不太明显。我站在他俩身后，抬头左右看了看说：“光荣牌两边是有点不一样高，当时挂的时候怎么没注意？”老大娘说，那天社区来人给挂上时是傍晚，可能光线暗了没看那么准。我接了一句：“要不搬个椅子我帮着重新给挂一下？”两位老人高兴地连说“那好、那好，谢谢、谢谢！”我站在椅子上还有些够不到，脚下又垫了一张小凳子，他们俩一人扶着凳子，一人盯着光荣牌，都提醒我注意安全。

终于把光荣牌挂正了，我帮着把椅子搬回屋，问他们家里谁当过兵。老大娘说大爷是1962年入伍的铁道兵，转业前在昆明干了整整20年，退休很多年了，现在孙子孙女都成家了。我凑到老大爷耳边大声说，老人家您好福气啊，我也当过兵，是1982年的兵，您进部队时我还没出生呢！接着，我立正身体，恭敬地给这位老兵敬了一个军礼。

如今，我在日常工作中经常能看见用户家门口悬挂着光荣牌，这是党和政府重视现役和退役军人家庭，给予我们的无上荣光。我很珍惜，告诉自己退役不能褪色，一定要把工作干好，才能对得起这份荣誉。

胡正先：以身许国的红色“听风者”

■刘汝山　闫　石

致敬·心中英雄

人物小传：胡正先，1918年9月出生于安徽六安，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亲历长征，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军委某部中南局办公室主任、总参某部司令部副部长、顾问等职，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海南岛等著名战役战斗，先后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问沧海问桑田，问远山问近水，你是否还在长征路上，听风吼雪吟，看冬去春归……”这是一首以“听风者”英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诗歌《等你》。在人民军队的序列里，有这样一群神秘的人，用耳朵听“天外之音”，以忠诚辨“秋毫之末”，被毛主席亲切称为“长征路上的‘灯笼’”。

在长征苦难中成长，在战火纷飞中历练，作为我军早期优秀的通信工作者，老红军胡正先正是这样一位身经百战、以身许国的红色“听风者”。

“红军就是我的家，我就跟着红军走”

1930年，12岁的胡正先在同村一名地下党员的指引下加入共青团。后来，他因和驻扎在附近的独山县保卫局特务连官兵相熟，便找到连长提出想参加红军。连长欣然同意他的请求，胡正先怕连长反悔，还同他拉了钩，“红军就是我的家，我就跟着红军走”。

1932年，胡正先遇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那天清晨，在一个叫二郎畈的小镇上，红四方面军的前方电台和运输队赶了一夜的路，正在路边休息。不料敌人突然袭击，万分危急时，胡正先看到一名同志先是把口袋里的银元一把一把地丢掉，接着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边跑、一边撕、一边放在嘴里嚼，把整个本子都吞到了肚子里。当时，胡正先还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别的同志告诉他，那个人是电台老前辈，叫蔡威，他丢银元是吸引敌人去捡，借此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塞进他嘴里吃掉的是电台密码本，以防落到敌人手中。

这一幕不仅深深地印在胡正先脑海里，也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光荣史册上。胡正先当时不会想到，没多久自己也要和电台结缘。

那时党和军队领导人对电台工作十分重视，能够进入电台队伍的都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或文化基础较好的战士，但胡正先不属于这两类人。有一天，一个干事问他读过几天书、认识多少字，没读过一天书的胡正先拿起笔，吭哧吭哧写了大概400个汉字。这些都是他在千难万险的行军路上，看着前面战士背上的识字板背记下来的。那名干事看中了胡正先刻苦学习的劲头，但电台操作对人员素质要求很高，文化底子薄的胡正先先后参加了3期培训班才“出师”。

“你要在这个机关开追悼会，要在这儿干一辈子”

很多时候，起点并不能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如果说这400个汉字是胡正先“听风”生涯的起点，那么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则是用使命和责任来定位坐标的。

1938年春，延河水叮咚作响。胡正先被调到中央军委担任报务员，来到距离毛主席所住的杨家岭仅5公里的裴庄村报到。这里条件艰苦，只有几台用水煤气和煤作燃料的发电机，但担负的任务非常重要。领导对他说：“你要在这个机关开追悼会，要在这儿干一辈子。”这不仅是由“听风”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更体现了报务工作者一辈子甘当党的忠诚哨兵的坚定信念。

这一年，胡正先刚满20岁。在无形的战场上，胡正先认识到只有苦练才能技高一筹、战胜敌人。他和战友日夜监控敌台，掌握了敌方联络的波长、时间、声音和手法，即使敌人把波长换了，胡正先也能迅速知道他们是哪个报务员发的报。

解放天津前夕，胡正先值班时偶然听到敌军一个电台里说：“共军司令部驻在杨柳青，房顶上放了一块镜子，明天一早去轰炸。”他和战友对这个电台进行分析研究，确认这是敌人的一个潜伏台，平时深藏不露，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对外联络。他马上向上级报告，当晚前指司令部就撤离了驻地。第二天，敌机果然把那个小村庄炸成了一片废墟，而指挥部却没有一人伤亡。

胡正先曾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解放海南岛等著名战役，负责信息收集工作，每次都能在很短时间内为前指决策指挥提供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多次得到党和军队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所有的困难都会被信念踩在脚下”

胡正先的一生有两个信念：一个是当红军，跟着红军走；再一个就是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1984年离休后，胡正先也从未丢下学习的念头，坚持读书看报，及时倾听党的声音，读书笔记和剪报加起来有十几大本。近些年，胡正先利用闲暇时间，经常到部队、学校给年轻官兵和学生讲革命传统，教导年轻人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作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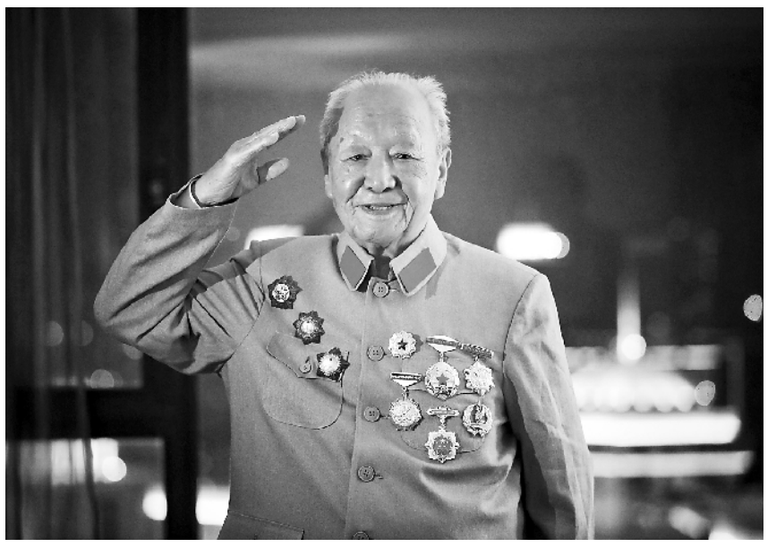
“充电机要用汽油，没有汽油了用柴油，没有柴油了，在长征路上我们用的是猪油……”2016年9月，在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节目的舞台上，已经98岁的胡正先以一名老红军的视角讲述长征中的战斗经历。主持人听后深情地说：“这一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难不倒胡老和他的战友们。在长征路上，所有的困难都会被信念踩在脚下。”现场不少年轻人的眼眶都湿润了。

胡正先对天安门有着特殊的情结。1969年，新中国成立20周年阅兵前一天，胡正先守在值班台前整整一夜，最后综合分析研判，给军委送去“今日阅兵安全无事”的消息——这是老前辈的自信。

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身处抗战老兵方队，胡正先胸前的奖章熠熠生辉——这是老前辈的荣耀。

2019年，老人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碧蓝的天空下，熙熙攘攘的游客们在广场游玩、拍照。胡正先感叹：“看到我们的国家建设得这么好，我觉得当年我们的苦没有白吃，我们的血也没有白流”——这是老前辈的幸福。

下图：胡正先近影。　**作者供图**



南充市顺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军休人员开展红色传统教育

本报讯　**张正剑**报道：深冬时节，一群古稀老人赴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参观，在海南岛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了解解放海南岛的光荣历史，祭扫革命烈士墓。

这些银发老人是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的军队退休人员，这场红色革命传统教育活动由顺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伫立在1926年召开的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前，军休干部平世杰感慨：“当时党还那么年轻，没想到影响力如此巨大，在天涯海角这么偏远的地方，这么快就建立了党的组织，还有了自己的武装。这充分说明，我们党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才深得民心，星星之火才得以迅速成燎原之势。”

活动中，军休干部还参观了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红色景点，他们一致感到，在红色娘子军战斗过的地方讲传统，丰富了教育内容，也开阔了视野。曾参加过边境作战的张泽富说：“自己虽然退休了，但精神追求不能‘退休’，还要把政治追求摆在首位，只有这样晚年生活才会过得更有意义。”